香山·中山·孙中山

张稚丹文/图

中山市孙文纪念公园

古时，这里乃“海中孤岛”。当沧海变为桑田，才和大陆连为一体。南宋时，它叫香山县，地域囊括了现在的澳门、珠海。1925年，为了纪念一位出生在这里的伟人，它改名“中山”。

孙中山故居，坐落在市区边缘的翠亨村。糖胶树和蒲葵树遮蔽的甬道，古旧结实的建筑，这个300多年历史的村庄让时光滞留在孙中山生活的那个时代，旧时代的氛围让人莫名地感到心安。讲解员李宗蔚故事讲得很好听：幼时听邻人讲太平天国故事，孙中山自言要当“洪天王第二”；做豆腐人家的孩子老欺负幼小的孙中山，气得孙中山砸了他家的锅；村民将房地契藏在瓷枕里，半夜海盗来了，抱起来就跑；药店“百草堂”的门由多根横档构成，因为看病的海盗怕里面藏官兵，而店家怕海盗打人抢东西，真是秫秸杆打狼两头怕；理发店里是很现代的舒适靠椅；杨百万靠外贸成为村中首富，生了60多个儿女，家里神楼遍涂金漆，院里种着杨桃、黄皮和枇杷，错季享用……

印象中的孙中山，是长于破坏的革命者。但故居展示的，却是一个建设的孙文。沿途我们走过他设计的路灯、更楼和火烛（消防）车，还有他组织村人平铺的道路。要知道，他不是学机械和建筑的大学生。就连这座中西合璧的桃红色故居，也是他自己设计的。院里是他种的酸子树，那种果子是母亲爱吃的，厕所里设计了砖砌的马桶。直到他看到村民用香炉灰治病，感到这种愚痴让人愤怒，便和朋友跑到北极殿，先是剪断北帝的胡子，第二次扳断手指，第三次推倒神像，才被父亲和村民逐出村子。

17岁的孙中山（资料图片）

照片中，17岁的孙中山眉目英朗，却笼罩着忧郁，或者说是忧患。婚姻没能像大哥计划的那样束缚住他，他进入更广阔的天地。读书学医；致书香山县退职官员郑藻如，提出兴农桑、禁鸦片、办教育；成立辅仁文社，志在“开通民智”；拜访郑观应，探讨国家振兴；上书李鸿章，主张以西方为榜样，改革教育制度，培养人才；加入兴中会，促成同盟会，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被清廷通缉，在各国颠沛漂泊，被日本政府礼送出境，在伦敦被软禁于清廷使馆，为武装起义募集50余万元的巨额捐款……最终起共和而终帝制，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宣誓“为众服务”的总统。

孙中山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溯历史之流而上，我们会发现香山乃至广东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积淀，为他“天下为公”的思想提供了物质和精神的准备。李大钊在悼孙中山挽联中写道：“广东乃现代史潮汇注之区，自明季迄于今兹，汉种孑遗，外邦通市，乃至太平崛起，类皆孵育萌兴于斯乡……”，道出了广东在上上世纪的辉煌；而中山县又“为粤中最繁盛之区，岁出甚巨，民智早开，人才辈出”（南京政府以此为由确定中山为全国模范县）。

19世纪，香山人从事洋行买办者众，他们熟悉商情，精通英语，集西方经验与中国传统于一身。积累财富后，投身于工商业，成为民族资本家：唐廷枢，是开创中国实业多项第一（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唐胥铁路）的工商业先驱；徐润，有“茶王”和“地产大王”之称；马应彪、郭乐，是旧上海著名的先施百货、永安百货的创始人；徐荣村，是上海开埠后最早到沪闯荡并发迹的商人买办之一，主要经营丝和茶……

而郑观应，更是这一阶层的杰出代表。这位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与维新思想家，早年放弃科举，转学陶朱之术，做过宝顺洋行、太古洋行的买办。不同于一般商人关注个人财富和发展，郑观应站在国家的高度，敏锐意识到西方正以商战侵蚀祖国，“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习兵战不如习商战。”他在《盛世危言》中大声疾呼，“富出于商，商出于士、农、工三者之力，所以泰西各国以商富国，以兵卫商。”“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疏畅其血脉也。”“振兴工商，必有待于国内机关组织完备，政治改良之后。各国振兴工商之政，须除去各种障碍，诱导民间企业之心。”

1878年，郑观应受李鸿章赏识，任上海机器织布局会办，参与集股筹建，1880年为总办。1881年，任上海电报局第一任总办，表示在津沪电报线路建成前不领薪金。1896年任汉阳铁厂总办。也是这个郑观应，在100多年前写道：中国要办世博会，“必自上海始”。

孙中山深受郑观应的影响，与他数次长谈，并提出“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力，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

我们如果将目光放得更远，就能够看到自秦以来中原移民来的客家人，中原文化和海洋文化对撞融合；明清之际，中山围海造田，“桑基鱼塘”“果基鱼塘”，使农业经济提速；葡人东来，租住澳门，石岐、小榄等地变为货物集散地，中山在中外贸易与文化互动中风气渐开。“不住田院不树桑，珰珂衣锦下云樯。明珠海上传星气，白玉河边看月光。”汤显祖被贬游览澳门，亲眼看到身着异服的外国商人。因地利之便，香山人有向外流动谋生的传统，至今尚有100多万人旅居海外。比如孙中山的大哥孙眉，去檀香山打工，成为富有的农场主。资助孙中山赴美读书，后又成为孙中山事业坚定的支持者，襄助革命直至破产。

工商业是务实的行业。但在那个时代，工商业意味着创新，甚至是突破封建桎梏的革命。正是这个务实而又充满革命、创新激情的中山，孕育了孙中山。

如今的中山很低调，远不及其他广东城市如广州、深圳、东莞、顺德那么有名。但中山又殷实得令人惊诧：多年保持广东省第五的经济地位，与顺德、南海、东莞并称“广东四小虎”，2015年GDP达3000亿元。本土民营经济占50%多，外资占40%多，城乡收入在全省差距最小。红木产业占全国的40%，古镇灯饰市场占全国的70%、占世界的40%，G20杭州峰会不少灯具就来自这里……

走在中山市区，建筑不高，间距疏朗；车不算少，但停车位总有富余；人们衣着朴实，面色平和从容。“修身岂为名传世，作事惟思利及人（孙中山语）。”市委市政府倡导全民修身行动多年，鼓励市民崇德向善，每年元宵节举办慈善万人行，30年来共捐款10多亿元。

犹记餐馆那个年轻的服务员，撤盘时询问还有没有人需要，忙于交流感想的人们没注意，他毫无愠色地收走了盘子。离开时我向他道辛苦，他羞涩地笑笑说：“你们才辛苦！”中山联通总经理张军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四川人想去拜谒中山故居，却与大部队失散，情急之下招停了一辆摩托。到地方给钱时，车主却说：“你是来看伟人故居的，我怎么能要你的钱！”这个暖心的故事触动了张军，让他认真思考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贯穿全国的高铁、绿色的连云港、三峡水库……孙中山昔日那些形同空想的宏大构想，如今已由中国共产党一一实现。今天，中山人正热切谈论着深中通道，这个5年后完成的工程将使得中山和深圳的距离从两小时车程缩短到半个小时。获得联合国首批人居城市称号、商品房价仅为深圳1/5的中山，这个由五桂山庇护、300多条河涌环绕的地方，将成为深圳的后花园。孙先生当年无法想象深圳这个渔村的崛起，也无从设想这样一条通道，但他天上有灵，一定会为自己故乡富足的当下、美好的未来而欣慰。

香山出身的中国工商业先驱：徐润、唐廷枢、郑观应、马应彪、郭乐（自左至右）

中山市中西混搭的建筑风貌

我和祖国

刘瑞明

从出生到今天
我没看过战争的硝烟
只知道每天清晨
有一面鲜艳的旗帜
迎着朝阳
升向蓝天
后来我才知道
祖国在我之前所经历的苦难
我的父辈祖辈
都没有幸免
我逐渐明白
原来我们每个人的命运
都和祖国紧紧相连

我可以阅读历史
但无法成为历史的一员
我可以铭记历史
但无法将历史改变
生活在今天平凡的我
唯一能做的就是
为这座无数生命与鲜血换来的宏伟大厦
加一片瓦
添一块砖

沉　香

丘树宏

（1）

雷霹电击，
风吹雨打，
吐纳出，
日月精华。

钻穿锯切，
凿刻刀剐，
生长成，
天地奇葩。

焚你烧你，
香弥天涯，
半醉半醒，
只想问一句：
那年的伤，
疼吗？

（2）

袅袅上天，
缓缓坠地，
款款润人；
接三界，烟氤氲；
天地人，一线牵。

醉的是你，
醒的是你，
梦的，
还是你……
每当，
你的氤氲升起，
我整个的世界，
就静了下来。

中年的阅读

一　文

人到中年，一个明显的感受是精力和体力都在开始下降。饮食口味也随之发生变化，比如不再喜欢吃油炸的香辣食物，开始喜欢平淡的清炖食品。就连阅读的“口味”也悄然变化，对青少年时期喜欢阅读的许多图书，再没有阅读和浏览的兴趣。

有人说，人一到中年，心情也就多多少少变得苍凉了，自然就会影响到对阅读文本的选择。就我的感受而言，苍凉感并非那么明显，倒是觉得心情开始变得平静与平和了。仿佛秋天的湖水，并不在意岸上纷纷飘落的树叶，只注重在寒凉中不断含蓄自己。因此，对许多人来说，人一到中年，反而更加珍惜阅读，通过生活与书本的时常“互证”，来领悟人生的真谛。

一般来说，中年人对读物的挑剔程度要远大于青少年，主要表现为宁缺勿滥：不合口味的作品不读，平庸无聊的作品不读，荒诞虚构的作品少读。就文体而言，诗歌和小说的阅读量大为减少，同时对作品的质量相当在意；而对于散文与随笔、传记和游记、回忆录和目击记，名家访谈录与地理勘察录等阅读量则大为增加，乃至质量稍差一点也可以容忍。可见中年人更愿意看真实事件和场景的记录文字，因为这些文字即便再朴素再平淡，也真实记录了大地上的人与事。

中年人一旦爱上阅读，就难以再告别阅读。无论生活发生什么重大变化、人生遇到什么重大的波折，都不大可能从根本上影响到一个中年人的阅读，因为他已经把阅读当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阅读在中年人那儿，不再有人为的功利目的，阅读也因此回归到阅读的本位。毕竟阅读是心灵与万事万物同在的互动交融，是思接千载，是目击世事，是对已知的回味，是对未知的冥想……

中年人不仅安于现状，并且乐意生活于现实之中，因此阅读作品时也更有可能使内心彻底平静。这就更有机会亲近那些需要保持内心平静才能充分感受其魅力的伟大作品，比如梭罗的《瓦尔登湖》和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比如法布尔的《昆虫记》和奥尔多·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比如卢岑贝格的《自然不可改良》和约翰·巴勒斯的《醒来的森林》……这些关注人类内心生活与外在生存状态的优秀作品，仅凭一时的激情阅读往往是难以深入的。

“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以阅历之深浅，为所得之深浅耳。”这是清人张潮在其著《幽梦影》中所说的一段名言，它非常形象地说明了阅读与年龄阅历的关系。在我看来，正是由于“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中年人才会对头顶上的星空充满敬畏意识，从而让阅读更趋于理性，也更有机会激发阅读中的悟性。

中年人的阅读同时也充满紧迫感。尽管对读物少不了要好中挑好、优中选优，尽可能地删除那些不必阅读的书本，但还是时常感到应读的图书太多、必读的书本不少。难怪许多中年阅读者时常感叹：人到中年，唯有阅读这件事，总是让人欢喜让人忧！

母亲树

李忠春

我喜欢春天，喜欢绿色。让我最难忘怀的，是我家小院的那一树春色。

我老家是个小山村，位于鲁东南沂蒙山与潍坊大平原交界处，坐北面南的丘陵，一条河在村前蜿蜒流过。在我家庭院里，有一棵老杏树，估计至少有二三十岁了，姿态苍劲，干枝呈红褐色，旁逸斜出的繁多树杈，支撑起一个茂密的树冠，卵圆形的树叶由嫩绿、浅绿、深绿，一直到蓬蓬勃勃的绿，密密匝匝，遮住了一片天地，屏蔽了毒辣辣的太阳，留下了一丝丝清风和凉意。放学后、夕阳下、月光里，我和小伙伴们在斑驳的树荫下嬉笑，在结实的树干上攀爬，在硕大的树冠下追逐打闹。

我国传统十二花神中，前三甲分别是一月的梅花、二月的杏花、三月的桃花。王安石在《北坡杏花》诗中，曾把杏花飘落比作纷飞白雪。他在欣赏水边杏花时感慨道：“一波春水绕花身，花影妖娆各占春。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作尘。”

杏花是最好的报春使者。每到早春二月，它都挟美艳与俏丽飘然而至。杏花花形与桃花和梅花相仿，有变色的特点：含苞时纯红，苞苞艳红欲滴，随着花朵逐步伸展，花瓣白色或稍带红晕，花瓣慢慢长大，颜色逐渐变淡；到了盛开和花落时，则变成纯白色，雪白一片。此时的院子里，红白相间，似红霞，胭脂万点，如白云，耀眼刺目，艳态娇姿，占尽春风。正如宋代诗人杨万里在《咏杏五绝》中所说的“道白非真白，言红不若红。请君红白外，别眼看天工”。

在繁花似锦的杏树下，蜜蜂和蝴蝶是最守时的使者，小麻雀们在树枝间欢呼雀跃，我不得不用小弹弓和它们捉起迷藏。小燕子穿梭往来，叽叽喳喳叫个不停。一些不知名的鸟儿也赶来插科打诨，歇脚休息。整个院子沸腾着，欢唱着。

最让我垂涎欲滴的，则是树上的杏子。花儿飘走了，嫩绿的杏子露出小芽，慢慢地生长着，由青变绿，由绿变淡黄，直到成熟期的金黄。核果形状多圆，间或有些扁圆，果肉暗黄，味甜多汁。这棵老杏树不仅果肉甜，而且果仁也可食用，吃起来如同花生般纯香满嘴。盛夏六月，院子里那幅美丽的风景，永远定格在了我的记忆中：隆隆雷电，怒吼狂风，还有倾盆大雨，偶尔传来吧嗒吧嗒的响声，熟透了的杏子急不可待地掉到地上，我们便不顾风雨，冲出房门，疯也似的到树下抢食着杏子。

后来，我一直在外求学工作。上世纪80年代中期，老家宅基地调整，我们家房子往东移了一段，这棵老杏树刚好在邻居家，也就被砍掉了。可不知怎的，每次回老家，我总是想起这棵老杏树，它的身影就像去世的父母亲一样，是那样亲切，仿佛也有体温、也有灵性，时时温暖着我的心。它那近乎红黑的树干，就像父母亲的身躯，在为我遮风挡雨；婆娑的树叶，用慈爱的绿色，抚慰着我的心灵；金黄的杏子，更像是母亲的乳汁，养育我们成长壮大，给我们注入蓬勃向上的力量。

我内心时时生发出一种强烈的感受：老杏树就是母亲树！往深处想，世上的父母，都像这棵老杏树一样，默默地为子孙撑起一片天、遮住一块地、搭造童年的欢笑，铺就成长的舞台。往远处想想，先辈们不也像是一棵棵母亲树，用文化和传统滋补着后人的生命、哺育着万代成长？